

<<驿站长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驿站长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0078439

10位ISBN编号：7220078439

出版时间：2009-4

出版时间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普希金

页数：186

字数：156000

译者：冯春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驿站长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驿站长》普希金五个短篇小说中最具文学价值的，它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小人物主题，以满腔同情描写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。

小人物的主题后来在果戈理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等作家笔下得到长足的发展，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，也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，他们同人民的接近。

《上尉的女儿》是一部表现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小说。

由于沙皇连年对外征战，对内横征暴敛，实行最黑暗的统治，以致民不聊生，于是1773年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。

起义遍及雅克河、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广大地区，并占领了喀山、萨拉托夫等重要城市，给了沙皇专制统治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。

<<驿站长>>

书籍目录

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小说集 出版者的话 射击 暴风雪 棺材店老板 驿站长 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 上尉的女儿

## 章节摘录

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小说集 射击 一 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。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。早上出操，练骑术，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，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。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，没有一个未婚姑娘；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，那里除了穿制服的，什么人也看不见。

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。他近三十五岁，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。他饱经世故，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。他总是郁郁寡欢、脾气暴躁、说话尖刻，这对我们年轻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。他似乎是个俄国人，却起了个外国名字。从前他当过骠骑兵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，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。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，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：他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，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。不错，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，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，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。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，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。他有许多书，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。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，从来不讨还，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还主人。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。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像蜂窝一样。他收藏了许多手枪，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。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，用枪子儿打掉，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过去。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，西尔维奥（我这样称呼他）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。我们有时间问他是不是决斗过，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，但从不谈细节。看得出，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。我们猜想，他的良心上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，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。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。有一种人，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。可是，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。

有一天，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喝了很多酒。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。他推辞了很久，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，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，坐下来发牌。我们围着他坐下来，牌局开始了。西尔维奥有个习惯，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，他从来不争论，也不解释。要是赌客算错了账，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，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。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，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。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，他也来这里打牌，由于心不在焉，他多折了一只牌角。西尔维奥照老习惯，拿起粉笔，把数目加上了。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，就向他说明。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。军官忍不住，拿起刷子把他认为记错的数字擦掉。

## &lt;&lt;驿站长&gt;&gt;

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。

军官因为喝了酒，输了钱，又受到伙伴的耻笑，急躁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，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，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。

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气得脸色煞白，两眼闪闪发光，站起来对军官说：“先生，请您出去，您得感谢上帝，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。

” 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，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。

军官说，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，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，什么事都愿意奉陪，说完便走了。

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，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，便一个个放下纸牌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，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，他却来了；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。

他回答说，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。

我们都感到很奇怪。

我们去找西尔维奥，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，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。

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，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。

三天过去了，中尉仍然活着。

我们惊奇地问，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？

西尔维奥没有决斗。

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，和中尉言归于好了。

在青年人的心目中，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。

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，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类最高的品德，一个人只要勇敢，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。

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，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。

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。

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，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，他的一生是个谜，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说中的主人公。

他喜欢我，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，他跟我无话不谈，态度又是那么诚恳，神情是那么愉快。

但是在那倒霉的夜晚以后，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，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。

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他；瞧着他，我都感到害臊。

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，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，不可能猜不出原因。

看样子，这使他很伤心；至少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，但我避开了，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。

从此，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，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。

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，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。

就说等待邮期吧，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，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：有的等钱，有的等信，有的等报纸。

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，互相交流消息，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。

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，一般他都在场。

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封信，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。

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，两眼闪耀着光芒。

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，一点都没有觉察到。

“各位，”西尔维奥对大家说，“由于某些情况，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；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。

我也等着您。

”他转过身来，对我说，“您一定要来。

”说完，他匆匆走出去了。

## &lt;&lt; 驿站长 &gt;&gt;

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，于是各自散开了。

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，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。

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，只剩下几堵光秃的、弹痕累累的墙壁。

我们围坐在桌旁，主人的情绪非常好，一会儿，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；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，酒杯翻着泡沫，不断滋滋作响；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、万事如意。

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。

大家都去拿制帽，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。

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，他拉住我的手，把我留下。

“我要和您谈谈。

”他轻声对我说。

我留下了。

客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

我们面对面坐着，默默地抽着烟。

西尔维奥心事重重，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
他脸色阴郁惨白，两眼熠熠发光，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，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。

过了几分钟，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。

“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。

”他对我说，“分手前我想向您说明一下。

您一定知道，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，但我喜欢您，我觉得，我要是在您心里留下了不公正的印象，我是很难过的。

”他停下话头，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丝；我垂着眼皮，默不作声。

“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没有要求那个蛮不讲理的醉鬼P决斗。

您一定会同意：我有权选择武器，他的生命操在我的手里，而我却几乎没有危险。

我尽可以把我的克制说成是宽宏大量，可是我不想撒谎。

要是我能够惩罚P，而完全不会危及自己，那我决不会放过他。

”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。

他说得这样坦率，使我不知说什么好。

西尔维奥接下去说：“事情正是这样：我没有权利去死。

六年前我挨过一记耳光，而我的仇人现在还活着。

”他的话强烈地激起我的好奇心。

“您没有和他决斗？”

’我问道，“也许是什么情况把你们分开了？”

”“我和他决斗过，”西尔维奥回答，“这就是那次决斗留下来的痕迹。

”西尔维奥站起来，从一个厚纸盒里拿出一顶镶着金边、饰着金流苏的红帽子（这种帽子法国人称为警察帽）；他戴上帽子，帽子在离额头四五厘米处给子弹打穿了。

“您知道，”西尔维奥接下去说，“我在某骠骑兵团服务过。

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：我喜欢逞强，而且从小就热衷于这样做。

在我们那个时候，打架闹事是一种时髦：我是军队里首屈一指的狂徒。

我们都自吹自擂，说自己能喝酒：我的酒量赛过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尔——杰尼斯·达维多夫曾写诗称赞过他。

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家常便饭：决斗的时候我总是在场，不是当证人就是当事人。

同事们都崇拜我，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却把我视为无法摆脱的祸害。

编辑推荐

普希金是我国读者熟知的一位俄国诗人，但他在散文(包括小说)、戏剧等方面的成就同样巨大。“在普希金以前，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”；“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，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”。从各方面说，普希金都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，不仅在诗歌领域，而且在小说、戏剧、文学理论等方面。

现在本书把《驿站长》、《上尉的女儿》这两部小说呈献给广大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，希望广大读者从中得到一次美的享受！

只有从普希金起，才有俄罗斯文学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；俄罗斯生活的命脉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